

第一章 一穿越就要考試

「滴，記憶融合完成！」

白青黛迷迷糊糊間聽到一個機械的聲音，眼睛一睜開就看到一個穿著豔麗的少婦坐在一旁。

直覺告訴她，這個人她並不認識。

但是一開口，她便是很自然地叫了一聲，「娘。」

那少婦一聽聲音，連忙往她這邊看來，疾呼道：「我的小心肝啊！」

白青黛還未反應過來，就被少婦抱在懷裏，而且她竟然還沒有掙扎的欲望。這樣的情況，讓她十分不解。

大約是心情稍微平復了些，那少婦對她的稱呼也正常了不少，「小七啊，那考試咱們不去了啊，妳以後可萬萬不能再熬夜看書了，這次真是把娘給嚇壞了。」

白青黛下意識地點點頭。

「長公主，青黛醒了沒啊？考試就要開始了呢！」門口傳來一個清脆的聲音。

原本還抱著白青黛的少婦臉色一變，將她按到床上囑咐道：「妳繼續睡，不要睜開眼睛，我去將人打發了。」

話音剛落，一個看著不過十一二歲的粉衣少女便走了進來。

見到來人，那被她稱作長公主的少婦頓時眉頭一挑，「考什麼試？妳去問老祖宗，我們家小七如今還沒有醒呢，這是故意想要把她落下了？」

那粉衣少女面色一僵，這樣的話，這個貴為福惠長公主的三嬸說得，她可說不得，不然老祖宗非扒了她的皮不可。她為難地開口，「長公主，這考試的日子是幾個月前就定下來的，如今……不如您自個兒和老祖宗去說一聲，老祖宗最明事理，有正當理由的話，一定不會拒絕。」

福惠長公主一聽這話，眼中閃過一絲惱怒，站了起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白家二房嫡女，竟然敢這樣和她說話。

粉衣少女見長公主突然站了起來，下意識地往後面退了一步。長公主最是彪悍，她剛剛也是忘形了，才敢這麼說話。回想起來，心中還有些怕，該不會挨抽吧？畢竟這白家，不要說小輩了，就是父親那一輩，被她抽過的人也不是沒有。

她可是當年先帝最為寵愛的皇家長公主，如今皇上的親姊姊。這家裏除了老祖宗，誰敢用臉色給她看。

「小七沒有醒，我倒是要看看，你們誰敢去考試！」福惠長公主直接放下狠話，若不是因為這次考試，她的小七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還說是醫藥大家，小七都昏迷十幾個時辰了，也沒有見他們有什麼法子！他們還和自己說，小七不過是正常的睡眠，當她不懂醫術就好隨便糊弄嗎，這正常的睡眠，能睡十幾個時辰嗎？若不是小七剛剛醒過來了，她絕不會讓他們那麼舒坦！

「那我去請示一下老祖宗。」粉衣少女說完就直接跑了，在福惠長公主面前，她可不敢露出太多心思。

不過一小會兒的工夫，白青黛就聽到那個聲音的主人離開的腳步聲，她心中不得不感慨，自己的娘還真的不是一般的彪悍啊！

等粉衣少女一出了門，就有一群少年少女圍了上去，「五姊，青黛怎麼樣了啊？」
「還能怎麼樣，床上躺著唄。」粉衣少女的眼中露出一絲幸災樂禍，她平日裏就瞧不上白青黛那盛氣凌人的模樣，以為有個當公主的娘就了不得了，現在報應來了吧！

那些少年少女聽到粉衣少女說的話，臉上都露出一種「果然如此」的欣喜。

一個黃衣少女露出一絲嘲諷的笑容，「那我們現在去考試吧，如今青黛正好不在，免得我們還要故意讓她。就算我們再讓她，她還是最後一名，我真是不懂，她學醫也有三年了，怎麼連赤芍和赤藥都分不清，這兩味藥名字雖然像，可是長得完全不同，連小孩都知道！」

旁邊的人紛紛點頭，這些就連比白青黛小的小十都知曉，要不是她有一個當公主的娘，想必這次的考試她都沒有資格參加吧！

「三姊姊，七妹還病著呢，這些話還是不要說了。」一個穿著青衣銀線紗裙的少女溫和地說道。讓人驚奇的是，她的長相和那粉衣少女竟有九分相似。

「小六，她可不曾看到妳的好，之前妳瞧中的那個紫檀小藥箱還不是被她搶走了，她娘那裏有那麼多好東西，偏偏她還要來搶妳的。」粉衣少女聞言，有些氣憤地說道，看向那青衣少女的目光中帶著一絲恨鐵不成鋼，每次遇到這樣的問題，她就只知道退讓。

粉衣少女在這一輩女孩子中排行第五，閨名白青芷，是白家二爺家的嫡長女，而那青衣少女則是她的雙生妹妹，排行第六的白青薇。因為是雙生姊妹，自小又養在一塊兒，自然是比旁人多了一分情誼。而那黃衣少女，則是排行第三的白青蘇。

「好了好了，事情都過去了，我們快去考試吧，不然就誤了時辰了。」白青薇不好意思地笑道。

「如今青黛還睡著，誰知道這考試還能不能按時舉行。」白青芷在說到「睡」這個字的時候，臉上露出一絲譏諷。在她看來，白青黛現在不過是為了逃避現實罷了。

「就算長公主權力再大，手也伸不到老祖宗那邊去吧。」有個少年忍不住插嘴，要知道這次考試可是他們期待了好久的，如果表現好的話，說不定就能被老祖宗收到名下，以後的前途肯定不可限量。他們雖然年紀不大，但是也已經考慮起將來了。

在場的人紛紛點頭應是。

等他們都離開以後，原本坐在床沿一動也不動的福惠長公主站了起來，踢倒了放在一旁的凳子。

這些小兔崽子，竟然敢這樣咒她的小七，看她以後怎麼收拾他們！

而躺在床上的白青黛，眼皮微微動了兩下。娘好像不大高興，那自己是睜眼睛呢還是不睜眼睛呢？

只是她心中為那些少男少女的智商歎息，他們難道不知道，說人壞話要在人後嗎，剛剛那些話，她也聽到了呢！

考場裏，一個髮鬚全白的老人正閉著眼睛坐在太師椅上，摸著打理得極好的美髯，他眼皮子也不抬一下就開了口，「時辰到了，那考試就開始吧。」

「老祖宗，青黛還沒有來呢！」白青芷站了起來，她說這話自然不是為了白青黛好，她不過是想讓老祖宗打一開始就厭惡白青黛。

白家老祖宗的眼皮子微微往上面一掀，快速將她掃了一遍，「妳叫什麼名字？」白家到了這一代，已經有不少的孩子了，他自然也不會都記得，不過那白青黛，他還是有印象，畢竟這學了三年，連最簡單的藥材都辨別不了的人，在白家是百年難得一見！

「回老祖宗的話，我叫青芷。」白青芷恭恭敬敬地說道，想老祖宗一個好的印象。

「青芷，今天妳就第一個上來考試吧。」老祖宗直接說道。

白青芷臉色一變，照理說，這考試都是按長幼來的，這第一個一般都比較倒楣。她哪裏能夠料到，自己不過說了這麼一句話，竟然就輪到了這倒楣事兒。想到這兒，她在心裏忍不住又對白青黛記了一筆。

「對不起，我來晚了。」門口傳來一個軟綿綿的聲音。

白青芷轉頭看過去，就看到了那個剛剛還被她又記了一筆的某人。

白青黛穿著一件橘色絹紗金絲繡花長裙，梳著簡單的雙環髻，大約是睡久了，臉上還有一絲枕印。

「進來吧。」白家老祖宗掃了她一眼，不過幾年，已經出落得如此標緻了。她的長相幾乎結合了福惠長公主以及白家老三的所有優點，只可惜啊……繡花枕頭包的是稻草！

白青黛只覺得這個老人看著自己的目光有些奇怪，但是對於這個人，她卻是一點兒都沒有印象。往裏面走了幾步，她一眼就瞧見了剛剛去「探望」過她的那個粉衣少女。她下意識地對粉衣少女微微一笑，她記得這是二房的嫡長女，名喚白青芷。

白青芷心裏原本就在惱她，哪知道她一進來就對著自己笑，心裏那股火就更高了，這是什麼意思，嘲諷她嗎？白青芷冷哼一聲，別過頭去。

只是白青黛對白青芷微笑以後，注意力就直接轉移了，自然沒有接收到白青芷的不滿。她笑著將所有人都打量了一番，雖然都不過是十來歲的年紀，但是模樣都是一等一的好。她一向欣賞美好的事物，看到這麼多長相美好的人，原本心裏還有些緊張，如今只剩下滿滿的歡喜。

而那些少年少女們，被白青黛這麼直白地掃過去，只覺得心裏發毛。這小祖宗睡了一覺，該不會又在打什麼壞主意了吧？

「好了，既然現在人都到齊了，那考試便開始吧。」白家老祖宗清咳一聲，說道。原本還在記恨白青黛的白青芷，神色一下子就緊張了起來。都是那個禍害精，不然自己哪用得上第一個考試，偏偏她有個彪悍護短的娘親，害她想報復都難。

「何叟，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此喻氏所謂傷風亦有戴陽證也，不可藐視。」白家老祖宗緩緩地說道。

因為對方不過是十餘歲的小童，他自然不會用太難的題目，這些都是醫書上有提

過的案例，只要平日勤奮些，倒也不算難。當然他自己是這麼覺得的，但是對於白家的小輩來講，那可就未必了。

白家乃醫藥世家，光是藏書閣裏面的醫書就有成千上萬本，而其中他們能夠看到的也有幾百上千。他們如今不過都是十來歲的年紀，根本就做不到每本書都閱覽過，每個病例都能記在腦子裏。

白青芷的臉色很難看，她只能隱約記得這個醫案是出自哪一本書，但是具體的治療手法，她是萬萬說不上來的。

「以東洋人參，細辛，炙甘草……」白青芷有些不安地看了一眼老祖宗，可惜他還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樣，讓人根本就看不出旁的來。

「炙甘草，還有熟附片。」白青芷第二次看向老祖宗，可惜他臉上依舊波瀾不驚。她已經盡力了，別的根本就想不起來。

白青芷是第一個上來的，又是第一個回答不出來的，她一向要強，不過一瞬間，眼角已經微微泛了紅色。她心裏覺得很委屈，明明不該是這樣的，都是因為白青黛，如果不是因為白青黛，她也不會這樣丟臉。想到這裏，她對白青黛的怨恨又多上了幾分。

白家老祖宗輕輕一揮手，「若是想不起來，便下去吧。第二個，上來接著答。」白著一張臉，白青芷腳步有些踉蹌地走了下去，自己這次考試一開始表現就那麼差，那以後的前景……

她朝白青黛看去，只見她一副還沒有睡醒的模樣，更是大恨，惡狠狠地瞪了她兩眼。這麼喜歡睡，幹麼還醒過來，睡死過去不就好了，也省得禍害了別人！

白青黛感覺投射在自己身上那帶著一絲尖銳的不友好目光，一下子睜開了眼睛。只是再抬頭，只看到一個模樣俊秀的少年對著她友善一笑。她記得這個少年是排行第五的白青術。

白家男子、女子之間的排行是分開的，他雖然排行第五，但是在這裏這麼多人中，年紀卻是最大的。

不過讓白青黛疑惑的是，自己和這個五哥並沒有多少的交集，他為什麼要對她笑得這麼溫柔？

不過禮尚往來，她也回了他一個笑容。

白青術微微一愣，臉上的笑容更深了些。他之前朝她微笑，不過是感謝她無意間幫了自己，畢竟剛剛若是他第一個考試，那出醜的就是他了。只是他沒有想到，她也會回他一個微笑。人人都說三房的小七妹妹最仗勢欺人，如今看來，好似也不完全是。

白青術雖然又回答出了一些，但是也沒有完全答對，不過因為前頭有白青芷墊底，他也不算最難看。這麼一想，他看向白青黛的目光就更加柔和了。

白家老祖宗這個問題著實難住了不少人，前面足足三四個人，都沒能將一個完整的方子說出來。雖然他面上還是如常，但是心裏卻止不住的失望。白家如今的小輩，怎連這點能耐都沒有？他原本是想在離世前再收兩三個弟子，誰知道他們的天賦，竟然一個都沒能達到合格線。

「誰能回答出來？」白家老祖宗索性也不按照順序一一考下去了，免得越來越失望。

在場足足有二十幾個少年少女，但是誰也不敢出這個風頭。畢竟就這個醫案，誰也不敢拍著胸脯說，自己一定會。這要出風頭，也要先掂量一下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不然反而遭了大家的笑。

白青黛見大家都沒了聲響，便悠閒地摸著餓扁了的肚子，考慮著等下吃什麼。

「七妹妹，妳是有什麼想法嗎？」白青芷看到她這麼悠然自得的模樣，心中更是氣憤。自己剛剛才出了醜，自然是見不得她如此輕鬆。

白青黛聽到聲音微微一抬頭，就發現在場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身上，往聲源望去，就看到正笑得一臉得意的白青芷。

娘不是說她只用走一個過場嗎？現在轉身回去還來得及嗎？

就當白青黛胡思亂想的時候，白家老祖宗睜開了眼睛。

「青黛，若是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直接說。」白家老祖宗對白青黛倒是比較寬容，他知道這孩子不容易，腦子比別人笨的又不是一點兩點，如今難得有個會的，肯定是想要表現一番。看她臉色不大自然，想必是太緊張了。

「不用緊張，有什麼看法可以直接說，對或錯都沒有關係。」白家老祖宗的聲音又輕柔了些。

白青黛有些無措地回望了一眼老祖宗，又大又黑的眸子中帶著顯而易見的驚慌。不知道為什麼，原本空白無物的腦袋裏，好像出現了一個聲音，讓她忍不住照著腦海中的聲音說了出來——

「以東洋人參、細辛、炙甘草、熟附片、白術、白芍、茯苓、乾薑、五味、胡桃肉、細茶、蔥白，一劑而瘳。此真陽素虛，痰飲內動，衛陽不固，分寫外入，有根蒂欲拔之虞。捂投表散，一汗亡陽，故以真武，四逆諸法回陽鎮陰，攘外安內，安以為劑也。」白青黛說話慢悠悠的，配上她糯糯軟軟的聲音，倒是好聽得緊。只是隨著她說的越來越多，在場的人的面色則是越來越難看。他們大部分人都不能辨別白青黛說的是對是錯，但是她至少說的比他們都多。而且看老祖宗的神色，好似透著滿意。

這讓他們更加不安，難不成她真的回答對了？不可能，白家誰人不知七小姐最是愚笨，大家都不能回答上來的問題，她怎麼可能知道？

「作弊」這個詞幾乎在那一瞬間同時閃過所有人的腦中，但是誰也不敢將這話說出來，

他們多少都有些畏懼福惠長公主。

「不錯，可知這醫案出自何處？」白家老祖宗笑咪咪地看著白青黛問道。他聽說這孩子考試前熬夜看書，還昏迷過去了。以前他只覺得天賦最是重要，現在看來，勤的確能補拙！

「出自《王氏醫案》第一卷。」白青黛的目光有些無神，好似沒有什麼焦距，又好似再思索些什麼。腦袋裏的這個聲音，到底是什麼？她有些迷茫，但是又下意識地覺得可信。

「說得不錯。」白家老祖宗點點頭，明顯對她的回答很滿意，不過看下面那些孩子的神色，明顯對這個情況不大滿意。說實話，他心裏也有些好奇，她還知道些什麼。

「那我再問一個，若是妳能回答出來，今兒妳就算合格了。」白家老祖宗眼中閃過一絲精光，手輕輕撫著長鬚，一派世外高人的模樣。

白青黛忍不住問，「為什麼他們都只要回答一個問題，而我要回答兩個呢？」

「因為他們一個都答不出來，自然不用回答第二個。」白家老祖宗很是理所當然地說到，完全不擔心這麼直白的話，會不會傷了下面一眾的小輩。

他們原本在等著白青黛出醜，如今聽到老祖宗這麼不客氣地說出他們的無能，幾乎所有人的面上都閃過一絲難堪。

「聽您的。」白青黛想了下，覺得老祖宗那話也有道理，便很是乖順地點點頭。

「一祝叟，年近古稀，己亥春赴席，忽撲地痰湧，肢強眼斜，舌謇不語，應用何方？」白家老祖宗又隨便說了一個醫案出來。

在場的人聞言，都期待地看著白青黛。當然，他們期待的自然是她答不上來。

在這麼多人殷切的眼神下，白青黛忍不住咬了一下嘴唇，果然腦海裏又響起了那個聲音。

而在場的人看她那模樣，就更加激動了，她肯定答不上來的。

「投六君子加蠍梢、羚羊角、膽星、石菖蒲、竹瀝、薑汁而瘳。」白青黛說到這兒，臉上多了一絲笑容，「老祖宗很喜歡《王氏醫案》呢，這個也是第一卷裏的。」白家老祖宗面色一僵，隨即卻也笑開，他不過是近日隨手找了一本醫案，沒有想到竟然被她這麼誤解了。他若是喜歡，怎會喜歡這麼沒有技術的！

那些人看到白青黛回答得這麼順，再看白家老祖宗的表情，心情頓時就更加差了。回答不出問題來沒有關係，畢竟大家都是一個德行，但是他們都回答不出來的一個問題，讓平日裏被他們鄙視的蠢蛋回答出來，這滋味也只有他們自己心裏知道了。

「甚好，甚好，既然妳都答出來了，那今日妳算是合格了，至於剩下的人明年再來過吧。」白家老祖宗將底下的人都掃了一遍，眼中帶著心痛，這麼簡單的問題，連一個庸才都答得上來，他們這麼多人，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全部回答出來，白家難不成只能昌榮到現在了嗎？

白家老祖宗覺得，這些小輩的學習力道還得再加強啊！

「今兒的考試就到此結束了，青黛明天自己去領玉牌。」白家老祖宗揮揮手，站起來便走了。

聽到老祖宗提到玉牌，在場的人心裏就更加煎熬了。這個玉牌在白家代表著身分的象徵，若是到了十五歲還沒有拿到玉牌，那以後多半沒有什麼前途。考試最早也得十歲才能開始參加，每年一次，一共只有五次機會，每一次都不能隨便浪費。

「姑娘，長公主找您呢！」等白家老祖宗一走，就有人尋了進來。

白青黛一看，是娘身邊的大丫鬟蘭卿，她眼睛一亮，連忙問：「可是那乳鴿已經做好了？」

蘭卿笑著點點頭。

白青黛直接提著裙子，一轉眼就跑不見了。

有些人因為剛剛的事兒，正打算對她明讚暗諷一番，以尋求心理上的爽快，哪知道正主就這麼跑了。至於那股子怨氣只得自己憋在心裏，上不去又下不來！

白青黛跑回去，看到福惠長公主正一臉笑意地看著她，迫不及待地問道：「娘！我的乳鴿呢？」

福惠長公主微微一愣，隨即才笑道：「妳這隻小饞貓，都給妳備著了。」

白青黛一聽，臉上的笑容就更加燦爛了。

「聽說今兒考試，就妳一個人過了？」福惠長公主第一時間就得到了這個消息，只是她多少還是有些難以置信。自己這寶貝女兒是什麼底子，她還能不知道。她倒是不相信小七會做什麼低下的手段，肯定是因為運氣好，這麼一想，她心裏就更加歡暢了。

她對女兒本身就沒有多少的要求，若是能通過考試，那自然是最好的。若是通不過，她便去要一個玉牌，管別人怎麼想，只要小七高興，她就樂意這麼做！

「哎喲，我的小心肝，妳怎麼一下子吃了這麼多！」福惠長公主不過一個沒有注意，白青黛已經吃完了三碟菜，她連忙喊。

白青黛有些委屈地看著福惠長公主，大大的眼睛似乎含著一汪水。「娘，我餓。」她自己也說不上來，就是那種撓心撓肺的餓，好似不把東西吃下去，整個人都不舒服。

福惠長公主瞧見她這副可憐兮兮的模樣，頓時整顆心都軟了，轉身又吩咐丫鬟去廚房又要了幾個菜。

軟萌萌的女兒，真是太可愛了，福惠長公主現在恨不得抱住她的小心肝兒狠狠親兩口。

第二章 洗刷草包的惡名

「娘，小七出什麼事情了？」白青黛正吃得歡快，就聽到一個男子的聲音。

她下意識地扭頭看去，就看到一個身材高挑，長相有些陰柔的男子往這邊走過來。

「哥哥。」她叫了一聲。

那男子看到白青黛嘴角還沾著醬汁，嘴巴裏還咀嚼著東西，頓時一臉嫌惡地說：

「把嘴巴裏的東西嚥下去再說話。」

白青黛默默地「哦」了一聲，然後把嘴巴裏的肉嚥了下去，緊接著，又快速夾起一大塊五花肉塞進嘴巴裏，小嘴快速動著。

既然吃東西不能說話，那她就不說話，專心吃東西好了。

白青附看著妹妹低著腦袋專心致志啃著肉的模樣，一下子有些回不過神來。自己不過出門了幾天，這家裏是出現了多大的變故啊！

「小七剛剛考試回來呢，你這個做哥哥的一進門就說這話！」福惠長公主不悅地掃了自己的長子一眼。

果然還是女兒可愛！兒子除了能傳宗接代，她完全想不出有別的用處。

福惠長公主偏心也不是一日兩日了，白青附老早就習慣了。他微微一抬下巴，看

著正吃得歡快的白青黛，語氣有些傲慢，「這考試一次沒過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等到明年，我幫妳找找重點，到時候認真幾個月，肯定能過的。」

「我們家小七今兒就通過考試了，還說什麼明年，而且這大大小小三十來個人，就過了小七一個，可比你當年強。」福惠長公主有些得意地掃了白青附一眼。

「我當年也是第一年就過了。」白青附忍不住說，再掃了一眼坐在一旁的白青黛，只見她小嘴飛快地吐出一塊骨頭，然後手毫不停頓地往嘴巴裏又塞了一塊肉。她這是餓死鬼投胎嗎？

「小七生辰在十二月，你在六月，這能一樣嗎，中間差了六個月呢！」福惠長公主道，小七這麼爭氣，她自然是要好好昭告天下，索性明兒也沒事，可以帶著小七一塊兒進宮見見母后。母后以前老說小七腦子愚鈍，明兒一定要讓母后刮目相看一番。

白青附知道自己再爭也沒用，反正從小到大，只要是和小七有關的，輸的肯定是自己。不過對於她能過了這次考試，他也是很驚奇。

「小七，老實和哥哥說，妳是不是提前拿到了試題？」

要說她是靠自己的本事通過考試的，白青附多少是不大相信的。這是自己從小看著長大的親妹妹，他還能不知道她肚子有多少墨水？！

這話一出，白青黛因為忙著吃東西還沒有反應過來，福惠長公主就已經重重地拍了桌子，「你這是什麼話，難不成連小七都不相信了？」

若是旁人說也就罷了，這可是自己的兒子，福惠長公主越想越覺得他不可愛，不護短也就罷了，竟然還懷疑自己的妹妹！

白青附被福惠長公主這麼一斥責，頓時有些窘迫，他剛剛不過是隨口一說。

倒是白青黛慢悠悠地將嘴巴裏的肉全部嚥了下去以後，又擦了一下嘴角之後才糯糯地開口：「老祖宗都是隨便找的醫案，而且我是等大家都回答不上這才回答的。」

白青黛只不過是實話實說，但是聽在白青附耳朵裏，就是另外一番意思了。

福惠長公主之前只知道今兒的考試只過了白青黛一個，但是並不知道具體的情況，現在聽到她這麼說，頓時就來了興致，「小七，和娘細細說說，當時是個什麼情況。」

白青黛有些留戀地看了一眼剩下的菜，才將之前在考場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卻沒有將自己腦袋中出現的那個聲音說出來，直覺告訴她，這個是不能說的祕密。福惠長公主聽完，頓時笑得歡暢。

而白青附想的就更加多些，他聽到剛剛白青黛說的兩個醫案，這兩個醫案對於他現在這個年紀來講也不算簡單，沒有想到今年老祖宗會出這樣的題目，而讓他更加意外的是，小七竟然能夠答上來，若是答對一題可能是運氣好，但是接連兩題都答對了……

白青附心中很是疑惑，但是自家娘親坐在一旁，他不敢再隨意開口了，免得到時候又被訓斥。

「我就曉得，我們小七是個聰明的，蘭卿，去問問老夫人，今兒老祖宗難得出來，孩子們又剛剛考完試，何不擺一下宴席，大家慶祝慶祝。」福惠長公主說。

蘭卿笑咪咪地點頭應是。

白青附看著自家娘親有些無語，今兒考試就過了小七一人，她這不是在招仇恨嗎！

福惠長公主自然知曉這點，可是那又怎麼樣，她的小七這麼厲害，一下子就通過了考試，難不成還不能慶祝一下了？

白老夫人那邊，大房二房的人都在那邊，說的自然是剛剛考試的事情。她們自然是不相信白青黛是有這個本事的，都來白老太太這邊抱不平。哪知道這話還沒有說幾句，蘭卿就帶著福惠長公主的話過來了，頓時這屋子裏的人的臉色都有些微妙。

白老夫人微微一沉吟，便點頭答應了。

這下子，大房二房的人臉色就更加難看了。

到了晚膳時間，福惠長公主便意氣風發地帶著一兒一女到了白老夫人那邊。

其他幾房的人自然是看得牙癢癢，特別是那些今天沒有通過考試的小姐少爺們，看到紅光滿面的白青黛，眼睛都直接泛紅了。

「娘。」福惠長公主對著白老夫人點點頭，她是公主，本身地位就是遠高於白老夫人的，自然不用行禮。

倒是白青黛和白青附，恭恭敬敬地朝著白老夫人行了禮。

「青黛啊，到祖母這邊來，聽說妳之前身子不舒服，現在可有好些？」白老夫人衝著白青黛招招手。

她並不是偏心的人，她有四個嫡子和兩個嫡女，嫡女老早出嫁，四個兒子平日相處也算是和睦。只是這三房比較特殊，她一個老婆子了，不想這麼一大把年紀了還要給一個小輩兒行禮，平日裏沒事便極少見他們。這日子久了，感情也就慢慢淡了。

不過這三房的嫡長子白青附很是招人喜歡，模樣長得好不說，腦子也機靈得很，嘴巴更是甜，年紀小小就通過了考試。現在不過十五的年紀，卻是京中子弟最為出類拔萃的那一群。等他今年通過了朝廷的會試，那以後的前途肯定不可限量。另外一個孩子白青黛，模樣也是極好，偏偏從小被福惠長公主嬌養著，性子很是嬌慣，隔三差五就傳出和其他孩子吵架的事情。偏偏福惠長公主護短得很，就是她這個做祖母的，也不好說什麼。

這樣的條件下，白老夫人想要喜歡她，也有些艱難。

白青黛看到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對著自己招手，馬上就往前走了兩步，「讓祖母擔心了，青黛現在已經好了。」

白老夫人眼中閃過一絲詫異，這小七什麼時候說話都這麼嬌憨了。不過相比較她以前刁蠻任性的模樣，現在的她明顯更加招人喜歡。

白老夫人眼中的笑意也更加深了些，用手端起旁邊的杯子，輕輕抵了一口茶水，「祖母聽說妳今兒通過了考試，不知道妳想要什麼獎勵呢？」

白青黛眼睛一亮，期待地看著白老夫人，「什麼都可以嗎？」

白老夫人的眼中快速閃過一絲失望，臉上卻還是笑容滿面地看著她，「祖母說話，自然是算話的。」

她還以為這小七是真的改了性子呢！

而旁邊那些人，聽到白青黛這麼不懂分寸地說出這樣的話來，臉上都露出一絲幸災樂禍。不要以為通過了考試，就能得到老夫人的歡喜。

原本還眼紅的那幾個少女，臉上都忍不住浮出了一絲笑容。

人傻還能怪誰！

就是她的親大哥白青附，臉色也不大好看，一直對著白青黛使眼色，只可惜人家根本沒有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也只有福惠長公主，一臉的理所當然，小七能看上你們的東西，那是你們的福氣。白青黛聽到白老夫人這話，也不去看旁人，頓時歡呼道：「那祖母可以讓下人上菜了嗎，我餓了。」

說完，她還不忘對著白老夫人可憐兮兮地眨眨眼睛。不知道為什麼，距離她之前吃飯不過兩個時辰，但是她卻覺得自己好像被餓了好幾天。

對於這樣大的變故，饒是白老夫人也一時有些反應不過來。

「哈哈，既然餓了，那就快點上菜吧。」

門口傳來一個爽朗的笑聲，白青黛回頭，是一個大約五十歲左右的男人，身邊還跟著四個三十多歲的男子。

她知道年長的那個是自己的祖父，剩下的自然是自己的父親、大伯、二伯和四叔。福惠長公主原本注意力都在白青黛身上，聽到動靜回過頭去，就看到丈夫白慕庭也回來了，臉上的笑容忍不住地燦爛了些。原本他和白老太爺有事情出京了，所以白青黛生病的時候他也沒有出現，沒有想到今天竟然回來了。

福惠長公主和白慕庭的感情一向好，他們三房更是連一個通房都沒有，看到他回來，她心裏自然是歡喜的。

「老爺怎麼回來了？」白老夫人看到白老太爺回來，也是一臉驚喜地站了起來。

「原本是要明兒才回來的，不過聽說青黛得了病，便提早趕了回來。」白老太爺說道，眼睛掃向白青黛，倒是不似生病的模樣。

「爹您不曉得，之前小七都昏迷了快二十個時辰了，還好老天有眼，讓她醒了過來。」福惠長公主眼睛掃了一遍在場的那些人，他們當中能有幾個是真心希望小七醒過來的？她只要一想到之前聽到的那些話，就氣得牙癢癢。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白老太爺淡淡地說道，既然沒事，那就再好不過了。他對於自己這個孫女並不喜歡，他是白家的當家，第一眼看的必然是天賦，他活了那麼大把年紀了，也是第一次看到像小七那麼差的天賦。

白慕庭是他最為重視的兒子，所以當年先帝賜婚，他沒有選擇長子，而是選了三子。

白青附也沒有讓自己失望，一直都是同齡人之中的佼佼者，誰能知道，這生下來的女兒，怎麼能愚笨到這種地步。索性任她自由發展了，反正就他們的家世，也不怕以後嫁不出去。

「爹您這話說的極是！咱們小七這麼一長睡，醒來後腦子就開竅了，今兒的考試，大家都沒有通過，就只有我們小七一個人通過了。」福惠長公主聲音有些尖銳地說道，她自然是曉得自家公爹的心思，她也不怕得罪人，很是驕傲地說道。這個本來就是事實，難不成她還不能說了？

這話一出，不光是白老太爺，就是他身後的那四房老爺，都詫異地紛紛看向自己的妻兒，見他們一臉憤憤不平，更是難以置信，難不成她說的竟是真的？

「這次考試是怎麼一回事兒？」白老太爺掃了一眼在場的人，喊道：「青術，你說說看。」

白青術是今天考試的人中最為年長的，平日做事也極為穩重，也難怪白老太爺會點名讓他來講。

相比較白青黛通過考試這個事情，白老太爺更加關心的是，怎麼會只有她一個人通過，那別的人呢？難不成當時除了白青黛，別的人都暈過去了嗎？

白青術站了起來，對著在場的長輩恭恭敬敬行了一個禮，這才將下午的事情一一道來，不過他倒是沒有細說白青芷為什麼會被提到第一個考試，大家自然也不會多想，只當是老祖宗一時心血來潮。

白老太爺想起自己年幼的時候，曾經還被老祖宗嚇哭過好多次，不禁又黑了臉。老祖宗之所以被稱作老祖宗，那是因為他的輩分，比白老太爺還要高出兩輩。白家老祖宗一生沒有娶妻，全心致力於醫學，整個白氏家族的人，都非常尊敬他。只是平日行蹤飄忽不定，一般人根本找不到他。這次他也是突發奇想，說要來給孩子們考試，若是合適，還打算收一兩個弟子，不然就是白老太爺也未必請得動他。

對於這個，白老太爺自然是求之不得，他哪裏能想到，原本在他看來這麼機靈的孩子們，今兒一下子都落了馬，反倒是一直愚笨的白青黛……白老太爺心中雖然眼饞那個弟子的位置，但是也不敢把白青黛往上面塞，要是讓老祖宗覺得白家的小輩連她都不如的話，那他自己都覺得無顏面對地下的祖宗們了。

而長公主聽著白青術講之前在考場的事情，心中更是忍不住得意，叫你們小瞧了她的小心肝兒。

她之前是琢磨著索性不讓白青黛去參加考試了，所以才在白青芷來的時候，讓白青黛繼續裝睡。

但是之後他們說的話實在是太氣人，她家小七就是過不了考試，但是也不能就這樣如了別人的意。她就是要他們瞧瞧，小七身子好著呢！而且小七平日又是個要強的，她也怕到時候小七怪她。只是說了也怪，這次小七醒過來沒有第一時間說要去考試，而是急著找吃的……

福惠長公主默默瞅了一眼白青黛，只見她眼巴巴地盯著餐桌，眼中帶著一絲委屈，頓時一陣心疼。難怪，大家都不相信她，一個兩個的追問當時的情況，也實在讓人討厭。

她哪裏曉得，白青黛委屈是因為之前祖父跟祖母都答應了她先上菜的，如今怎麼光顧著說話了。

「你是說，老祖宗出的是這兩個題？」白老太爺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什麼了，這個題目，就是再年長些的人也未必答得出來，更不用說是他們這些小孩子了，只是出題的是老祖宗，他這個做小輩的，自然不好評價什麼。

「青黛，妳和祖父說說，那題可是妳自己答出來的？」白老太爺問，他甚至回頭看了福惠長公主一眼。

這讓福惠長公主一陣氣惱，老太爺這是什麼意思，難不成是懷疑自己在裏頭做了手腳嗎？

「爹您這話問的可就不對了，今年考試，老祖宗可是前幾日才決定出來的，媳婦兒就是能耐再大，這老祖宗的面那也不是要見就能見的，您這是在高估兒媳我呢，還是低估了老祖宗呢！」福惠長公主本來就是有些強勢的性子，說起話來自然是毫不客氣。

白老太爺眉頭一皺，對三子白慕庭使了一個眼色，誰知平日裏最是懂事的白慕庭如今就跟瞎了一般，只管笑盈盈地看著自家媳婦兒。這樣的事情也不是一次兩次了，他歎了一口氣，自家兒子這麼不爭氣，能怪誰呢！

「我不過是隨口問一句，長公主介懷了。」白老太爺說道。

原本正伸長了脖子，期待有好戲看的另外幾房，一下子都洩了氣，每次都這樣，還讓不讓人有期待啊！

「祖父。」白青黛軟綿綿地出聲道。

白老太爺聽到聲音，將目光放到了白青黛身上，問道：「有什麼事情？」

難不成大的聲討過了，小的還要再來一次？

「您剛剛不是說可以先上菜了嗎？」白青黛聲音有些弱弱地說，她的大腦一直在提示她能量不足，她不懂這個能量是什麼，但是直覺告訴她，只要吃飽了飯，能量就足了。

白老太爺臉色一僵，面對孫女如此殷切的神色，他只能讓下人快點上菜，至於別的，等明兒再說吧。

見菜一道道上來，白青黛目光更加熱烈地看著白老太爺，就等著他發話可以動筷子了。

白青黛雖然沒有說話，但是白老太爺第一次讀懂了她眼中飽含的情感，輕咳一聲，「吃飯吧。」

待他第一筷下去以後，白青黛就很是眼疾手快地將最中央那個最大的紅燒肘子夾到了自己碗裏。

這下子，在場的女眷都嚇壞了。女孩子到了這個年紀，都是曉得美醜的，這麼油膩的東西吃下去，可不知道要變成身上多少的肥肉呢！不要說這麼一大個，就是一塊普通的五花肉，她們也要好好思量一番才能動筷子。

肉吃多了，不光是怕胖，更怕人長得庸俗了。在她們眼中，多吃素菜，或是魚蝦，這女子的長相才能靈動。而那大肉，都是男子吃的。

福惠長公主瞧見白青黛這副架式，也是被嚇到了。她以前最是討厭吃這些油膩的東西，今兒到底是受了什麼刺激？

「小七，多吃點素菜啊。」福惠長公主怕說得太直接會讓白青黛難堪，就比較隱晦地提醒道。

白青黛看了一眼福惠長公主，見她態度堅決，這才有些勉強地夾了一小筷子的竹筍，皺著眉頭吃了下去，然後不等福惠長公主再說別的，很是迅速地夾起那個大肘子，小嘴快速動著，在眾人驚詫的眼神下，一個比她臉還要大上幾分的豬肘子，就只剩下被啃得乾乾淨淨的骨頭。

白老夫人撫著胸口，看著白青黛手腳毫不停頓，又夾了一個大肘子，頓時就覺得整個人都不好了。這、這三房家的姑娘，莫不是哪裏出毛病了吧！

而別的幾房，由原本的幸災樂禍，到現在都是一臉驚恐地盯著白青黛一個人在吃。她幾乎沒有任何的遲疑，啃掉了整盤子的紅燒肘子，喝掉了一罐子的烏雞人參湯，以及別的大菜，一共六七道菜。直到她最後吃下一塊五花肉，還沒說話，眼睛一白，人便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坐在她旁邊的白青薇直接被她壓倒在身下，因為沒有任何的心理準備，又是嬌滴滴的姑娘家，被這麼一個重量壓著，也是眼睛一翻，暈過去了。

一下子出現了如此大的變故，整個屋子裏的人一下子就亂了手腳。

「能量吸收完畢。」白青黛暈暈乎乎間又聽到了那個機械的聲音。

「擘，擘，擘，人物開始設定，請選擇，一、美少年，二、美男子，三、美大叔。」還沒有等她反應過來，那個原本機械的聲音在幾聲奇怪的聲音以後，開始陳述。白青黛只能感覺到一片黑暗，除了聲音，完全沒有別的了。

她下意識地說道：「三。」

「選擇錯誤，請重新選擇。」那個聲音毫不客氣，順便還伴隨著一陣警報的鳴笛聲。

白青黛有些無語，剛剛可沒有說還有錯誤選項這種說法。

「那隨便吧。」白青黛說，反正她對這些小細節不在意。

「作為寄主，對於系統要絕對重視，不然系統有權罷工！」

「那一吧。」白青黛說。

「人物設置完成，性格由系統決定，請寄主輸入名字。」那邊傳來一個歡快的男童聲，相較之前那種沒有什麼情緒的機械聲，倒是多了幾絲人氣。

「小寶？」白青黛不確定地說。

「請再次確定。」那個系統一下子又變成了機械聲。

白青黛下意識地就能領悟到，它不喜歡這個名字，可是它不是一個系統嗎，怎麼會有這麼明顯的喜惡。白青黛想到他剛剛頗為自戀的表現，想了一下說道：「那就叫美男吧。」

「叮咚，恭喜，名字沒有被占用，系統綁定成功，正式啟動。」那邊繼續傳來那個歡快的男童聲音。

緊接著，白青黛的腦袋中便多了一份「美男使用說明書」。

「小七，娘的小心肝兒喲。」

白青黛悠悠轉醒，就看到福惠長公主正拉著她的手擦眼淚。

「娘。」白青黛看一眼周圍，爹爹和哥哥也在，她心裏頓時一暖。

「小心肝兒，妳終於醒了啊。」福惠長公主看到白青黛睜開了眼睛，一下子就不哭了，將手絹往旁邊隨便一丟，仔仔細細地將白青黛打量了好幾番。

白青黛輕輕拉了一下福惠長公主的袖子，「娘，我餓了。」

福惠長公主原本還一臉欣喜，聞言，臉上的表情一下子就頓住了。

還吃？

「妹妹，妳剛剛就是吃太多才昏過去的，怎麼一醒過來又要吃，妳不知道娘為了妳掉了多少眼淚嗎？」白青附在一旁忍不住了，以前他發高燒的時候，也沒有見娘為他掉過一滴眼淚，要說心裏一點都不發酸，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不過他是男子漢大丈夫，就算心裏計較，那也是萬萬不會說出來的。

Crescent